

党报的光芒

——读《回首来时路 整装再出发》有感

□ 刘长明

真诚善良的人、有思想的人往往自带光芒，他们给世间以温暖和启迪。一张为民发声，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勇于揭示真相、为民族重生呐喊的报纸更是自带光芒。在《救国报》到其延续的《唐山劳动日报》身上，我又一次看到了党报那给人以感动和温暖的光芒。这是近期我读《回首来时路 整装再出发》给我的深深的触动。

回望，才能看清和坚持初心。到目前，该文已在副刊·文史版连载了8期，让读者清清楚楚真切地看到了《唐山劳动日报》的“来时路”。

一个城市的历史理所当然地应该包括它的舆论史。《唐山劳动日报》在宣传、记录当下的同时，过去很少还原、宣传自己的历史和故事。近期刊发的《回首来时路 整装再出发》则以翔实、真切、真挚的笔调，为读者在历史的长河中打捞出珍贵的“活鱼”。文章告诉读者，1940年，冀东地区孤悬敌后，日伪势力极强。在一个叫作卢各寨的地方，一张后来与《唐山劳动日报》血脉相连的《救国报》，承载着“鼓舞军民斗志、坚定人民信心”和“冀东党组织联系广大抗日群众的一条重要纽带”的重要责任，在抗日烽火中

世。正如开篇《写在前面的话》所言：从抗日战争时期的《救国报》，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冀热辽日报》《长城日报》《冀东日报》(含《新唐山日报》)，这张报纸诞生在炮火纷飞、血洒山河的年月，一位位先烈捐躯、一次次资料被毁，残存世间的痕迹寥若晨星，令人扼腕。

回望这张报纸的成长史，正是共产党人奋斗史的重要一章，是共产党人初心的真实写照。从《救国报》到《唐山劳动日报》，它带着初心，诞生于苦难，真实记录着那段腥风血雨，成为共抗倭寇、战胜内敌的消息来源和精神依靠。于当时、于后来，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精神动力和史证资源。

回望，给以前行的精神力量。舆论，向来是有形与无形战场的一部分。在战争年代很重要，在和平年代更重要。《回首来时路 整装再出发》让我们看到了我党舆论战线先驱们的英雄形象。为了话语权，为了真相，为了让正义的舆论成为刀枪，他们中许多媒体人在艰苦的环境中奋不顾身地拼搏着、奋斗着，甚至牺牲了自己、怀揣着坚定的信仰默默地成为无名英雄。为了共产主义信仰、为了民族解放而战，这不也正是当今媒体人应该继承发扬的精神吗？时年30岁的布于，时年29岁的尹

铭钰……这样的故事多次出现：布于等人借助山洞同敌人决一死战，敌人不敢进洞，便用柴火、干树枝等在洞口堆积点燃……起初，洞内有向外射击的子弹，后来则听不到洞内任何声音了。敌人暂时撤退之后，区里、村里的干部和老乡们冒险来检查山洞，布于等4位同志的衣服、头发被烧焦，头脸被血糊住，而枪支仍紧紧地握在已经僵硬的手中……读着这些，谁的眼睛能不湿润，谁的心灵能不颤栗！

这是刻在我骨头上的一个人物。1985年5月的一天，当我走进潘家峪惨案纪念馆时，深深被展牌上的照片所震撼，同时对照片拍摄人有着强烈的好奇。随着年龄的增长、视野的拓展，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位名叫雷焯的记者拍的。再后来我在王建设先生所著的《号角与战鼓——晋察冀战地记者》一书中看到了令我十分崇拜的雷焯。潘家峪惨案纪念馆展牌上的照片，成为日本侵略中国并且对中国百姓屠庄、屠村的铁证，也是让中国人尤其是后来人知道自己国家、祖辈苦难昨天的实证。1943年4月20日日军发动春季“扫荡”，雷焯他们和敌人相遇，为了保护战友，他果断断后，打到最后一颗子弹时，他将子弹射向了自己的心脏。《救国报》的布于、尹铭钰

和他们的战友们，这些战斗在舆论战线上的英雄，与雷焯一样用笔、相机和自己的言行，刻出了红色党报人的精神样板。

回望，给未来更明确的方位。《回首来时路 整装再出发》写的是一张报纸的生存史、发展史，也是一张报纸的革命史、战斗史，这是我们党辉煌历史中的一页，也是共产党人人生史、发展史和革命史、战斗史不可或缺的部分。它告诫读者不要忘记过去，同时激励媒体人发扬和传承为舆论而优秀、为信仰而拼搏的斗争精神、牺牲精神。战争年代，敌方为了截住一张报纸而不惜运用部队枪炮，他们害怕揭示真相的舆论，害怕我党和人民的声音。和平年代尤其是进入电子信息时代，舆论有时比兵器有着更强大的力量。我们学习战争年代前辈的优良传统和奋斗精神，有利于强灵魂增心智。在当下，在和平年代，更需要回望历史，回望那段无数先辈为民族独立自由和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艰苦卓绝的年代，以更好地建设今天，做好本职，心怀未来。

每读一篇《回首来时路 整装再出发》，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每读一次《回首来时路 整装再出发》，都是一次精神上的“充电”。能在《唐山劳动日报》读到连载的如此文章，甚幸。

回首来时路 整装再出发

——简述从《救国报》到《唐山劳动日报》的烽火岁月(9)

□ 王烁辉

4. 辗转战斗在长城线上“无人区”

(接上期)

《救国报》主力人员虽然暂时回到迁西继续报纸出版工作，但此时的关内形势依然严峻。

1942年前，关内外的敌人为争夺势力范围和经济利益，有许多矛盾，所以，除非有特殊任务，未经许可，关外敌人不能随意进入关内；关内敌人则不能越过长城到关外。这成为我方可以利用的矛盾和活动空隙。可是，自日军1942年以后在长城线内外两侧大规模制造“无人区”开始，关内外敌伪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长城内外采取了协同动作，大力“围剿”。

在冀东恢复关内基本区后，为了向敌人展开政治攻势，在冀东党委、军队统一协调下，《救国报》社赶印了大批布告、传单，张贴到唐山周边各地，传到每个据点，给敌伪以很大震撼。吕光还主持创办了党内刊物《坚持》，一经推出，备受好评。

正当《救国报》同仁们为办报实力增强、影响力扩大而欣喜之际，噩耗传来——自鲁家峪时期便开始为《救国报》提供大量新闻、照片的战地记者雷焯，在平山县不幸与敌人

“扫荡”队伍遭遇，壮烈牺牲了。

雷焯，原名项俊文，曾化名雷雨、雷华、朱靖等，1914年8月出生于浙江省孝顺镇后项村(今属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的一户农民家庭。父早亡母病弱，作为长子的项俊文以稚嫩的双肩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他在义乌培磊埠头小学任教时还要带着幼小的弟妹跟班就读。在那个家国飘摇的年代，爱国之情在他胸膛灼烧，投身抗日的理想信念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1938年家乡沦陷，项俊文忍着心痛和不舍，安排4个弟弟妹妹各有归处，而后用典卖祖宅的钱当做路费，一路北上，踏上革命的征程。项俊文此后化名雷焯，先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第四期学习，因其政治素质和写作水平兼优，被八路军总政治部选中，成为八路军总政治部前线记者团的18名记者之一，并被任命为记者团第一组(晋察冀组)组长。

1939年5月，雷焯主动要求挺进冀东抗日最前线，在极端困难和险恶的环境中从事新闻采访报道工作。此后，雷焯随军转战在长城内外、滦河两岸及热南伪满边境，深入冀东革命根据地基本区，成为冀东从事摄影采访最早、报道成绩最

突出的前线记者。在短短三四年间，他采写了大量新闻报道，拍摄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战地照片，还写了不少诗词、散文、报告文学。

其中，一首《滦河曲》写出他对冀东这片土地的热爱和对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与子弟兵的深情：

滦河的流水唱着歌，
歌声浮载着子弟兵。
子弟兵的青春——
好像河边的青松林。
滦河的流水含砂金，
金子好比子弟兵的心。
滦河的流水向渤海，
渤海岸上发源于子弟兵。
……
子弟兵，
像雄鹰，
回旋在家乡的河流上，
松林里的人民是好母亲。
青春的鹰！
勇敢的鹰！
冀东年轻的子弟兵！

这首诗曾被谱上曲，传唱于冀东大地。

雷焯的作品不仅刊登在冀东本地党报《救国报》上，还有许多刊登在《尖兵报》《新华日报》《晋察冀日报》《晋察冀画报》等报刊上，从而将被敌人严密封锁的冀东声音与图像传播出去，不仅让更多的国人看到冀东军民抗击侵略者的英勇事迹，而且真实地记录了日寇在冀东烧杀掠夺的累累罪行，其中就包括潘家峪惨案。

1941年1月25日，日军血洗河北省平山县潘家峪，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潘家峪大惨案”。雷焯第二天就赶到现场，面对残垣断壁、成堆的尸体……他流着泪拍摄下许多极具史料价值的照片，真实地记录下日寇疯狂屠杀无辜平民的罪证。如今这些照片展陈在潘家峪惨案纪念馆，沉痛地向人们讲述着血与火的当年。

雷焯在冀东近4年间，承担多种工作，贡献殊多。他在进行战地新闻采访的同时，还承担着《救国报》社主办的《文艺轻骑队》《国防前线》等刊物的编辑工作。这些刊物对人民群众和部队都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在冀东地区很有影响。同时，雷焯先后担任冀东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组织科科长等职，并于1942年底当选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参议员。

1943年1月，雷焯离开冀东前往阜平参加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那里他见到了时任晋察冀画报社主任的沙飞。会议结束后，雷焯把他在冀东4年来的战地摄影资料送到驻平山县曹家庄的晋察冀画报社，让报社保存使用。沙飞看后大为赞赏，请雷焯留下来协助选定照片、编写说明，并撰写长篇纪实文章，对冀东抗日战争作全面报道，准备配合照片一同发表。

4月19日深夜，雷焯刚刚完成选定照片和编写说明的工作，突发敌情，数百名日军自南向北朝曹家庄方向奔袭。沙飞立即通知雷焯转移，同时带领画报社人员向西北山沟突围。但雷焯首先想到的是老百姓，他根据自己在冀东与敌人周旋战斗中总结的经验，发现一批村民的转移地点易遭敌人攻击，便组织指挥村民撤退到相对安全的地方。不久，日寇果然疯狂地向村民原来的转移地点炮击，村民们已经安全了，而雷焯却因此延误了最佳的撤退时机。他匆匆与两个警卫员连夜向北突围，至4月20日拂晓走到南段峪石室村附近时，与尾随的敌人遭遇。交战中，他们击毙敌寇10余人，但雷焯不幸身负重伤。为了不拖累同行战友，他撑着仅有的力气，砸毁了心爱的相机、钢笔、望远镜等，用最后一粒子弹将自己的生命定格在风华正茂的29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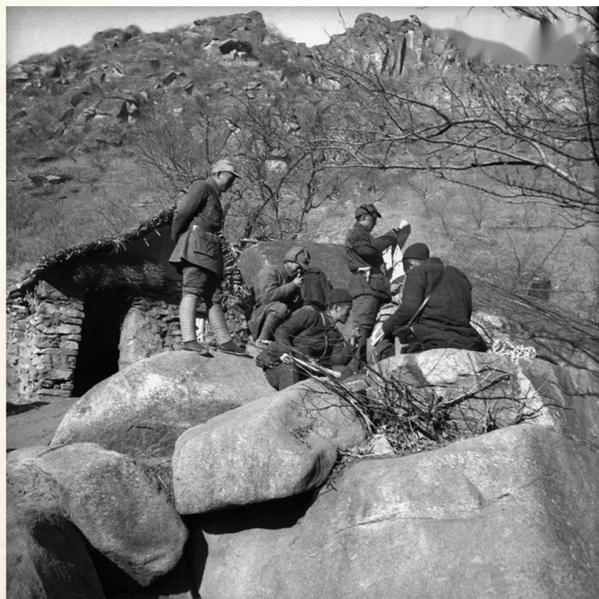
雷焯拍摄的照片思想性、艺术性俱佳，成为深受群众喜爱的我国抗日战争时期摄影作品的一部分，至今仍经常为各类画刊和展馆所采用。

雷焯29岁英勇牺牲，长眠异乡，因当时使用的是为投身革命而起的化名，到冀东后，大家只知道他是浙江人，至于真名是什么，家人在哪里，多年来一直无从考证。直到21世纪初，经多方核实验证，才终于确定英烈的生平。

青山厚土埋忠骨。雷焯，辗转奔波在冀东战火中，他以相机、纸笔为刀枪，记录日军的累累罪行，他的精神激励着后来者们勇敢前行。《救国报》人不会忘记他，冀东人民也不会忘记他。

2014年9月1日，民政部公布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雷焯是其中唯一的战地摄影记者。

(待续)



冀东子弟兵读报学习的场景(雷焯拍摄于1941年)

“二十四节气”，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产物，在“二十四节气”中，“五天为一候，三候为一气”，即半个月为一个节气，每个节气分三候，一年共“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古人将各“候”均与一种物候现象相对应。这是古人独有的关于时令、气候、物候变化规律的知识体系，属于我们祖先的时间哲学，至今仍然指导着传统农业生产和我们的日常生活。(韦远东文/绘)

天凉好个秋



到了立秋节气，气温逐渐下降，此时的风有了丝丝凉意，已不同于暑天中的热风，人们开始感觉到凉爽，天气呈现出转凉的趋势。



立秋五天之后，昼夜温差逐渐增大，空气中的水蒸气在遇冷后凝结成微小的露珠，悬浮在空气中，清晨时大地上会出现白茫茫的雾气。



寒蝉，是一种秋天感阴而鸣的蝉，因其在夏末秋初天气转凉时鸣叫，故被称为寒蝉。寒蝉开始鸣叫标志着秋天到来了。

最美人间处暑秋



到了处暑时节，老鹰开始大量捕猎鸟类。“祭”形容的是鹰捕猎后的行为特征，表现了古人对自然界生命的敬畏和尊重。



“肅”，意为肃清，天地因肃清而萧瑟。处暑以后，随着天气逐渐转凉，万物开始凋零，自然界呈现出沉寂的景象。



“禾”是黍、稷、稻等谷类农作物的总称，“登”意为成熟、丰收。禾乃登指谷类农作物在处暑时节开始成熟，并逐渐进入收获季节。

立秋三候之一：一候凉风至

立秋三候之二：二候白露降

立秋三候之三：三候寒蝉鸣

处暑三候之一：一候鹰乃祭鸟

处暑三候之二：二候天地始肃

处暑三候之三：三候禾乃登